

真正纯美阅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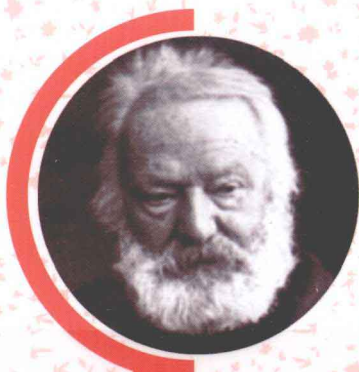
用心体会文字之美

(法)雨果◎著

郭漫◎改编

巴黎圣母院

Notre Damede Paris



时间是建筑师，人民是泥水匠。

航空工业出版社

(法)雨果◎著

郭漫◎改编



巴黎圣母院

真正纯美阅读，体会纯粹的文字之美

航空工业出版社
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故事发生在 1482 年的巴黎……

卡齐莫多是个天生畸形的弃儿，幼年时即被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所收养。成年后，他成为了圣母院的敲钟人。副主教是个道貌岸然的家伙，他被艾丝美拉达的美色所吸引，而艾丝美拉达却深深地爱着风流倜傥的卫队长。于是，得不到爱的副主教开始了对她的残酷迫害。面目丑陋但却心地善良的卡齐莫多倾尽全力舍身相救，但艾丝美拉达还是被送上了绞刑架。卡齐莫多怀抱着艾丝美拉达的尸体死去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黎圣母院/(法)雨果著;郭漫改编.--北京:
航空工业出版社,2012.3
ISBN 978-7-80243-843-9

I.①巴… II.①雨…②郭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.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18047 号

巴黎圣母院 Balishengmuyuan

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安定门外小关东里 14 号 100029)

发行部电话:010-64815521 010-64978486

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2012 年 3 月第 1 版

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16

印张:10 字数:260 千字

印数:1—20000

定价:16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

前言Foreword

维克多·雨果是 19 世纪法国伟大的诗人、小说家、戏剧家和社会活动家。1827 年发表韵文剧本《〈克伦威尔〉序言》，这篇序言成为了当时浪漫主义运动的宣言，因此他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。其代表作有诗集《颂歌和杂诗》，剧本《欧那尼》以及多篇小说等。被人们称为“法兰西的莎士比亚”。

雨果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以文学形式表达出来，辅以出人意料的故事情节、生动的语言、流畅的文笔，激发了人们的阅读热情。他的作品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喜爱，同时，也奠定了雨果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
长篇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是他的第一部大型浪漫主义小说。小说艺术地再现了 400 多年前法王路易十一统治时期的真实历史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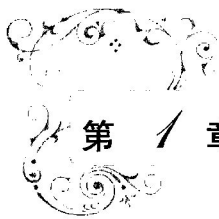
主人公卡齐莫多是个天生畸形的弃儿，他独眼、驼背、跛足。幼年时便被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收养，成年后的他便成了圣母院的敲钟人。由于长年敲钟，他的耳朵被震聋了。他忠于职守，对副主教唯命是从。但副主教却是个道貌岸然的家伙，他被吉卜赛女郎艾丝美拉达的美色所吸引，不能自持，美丽的艾丝美拉达却深深地爱着风流倜傥的卫队长。于是，得不到爱的副主教开始了对艾丝美拉达的残酷迫害。面目丑陋但心地善良的卡齐莫多也为艾丝美拉达的美所倾倒，他倾尽全力舍身相救，但美丽的艾丝美拉达最终还是被送上了绞刑架。悲愤的卡齐莫多终于看清了副主教的虚伪，愤怒地将其从高高的塔楼上推了下去。卡齐莫多抱着艾丝美拉达的尸体死去。

小说中体现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，通过爱与美的化身——艾丝美拉达与卡齐莫多的悲惨遭遇，艺术地再现了当时宫廷与宗教对人民的迫害，有力地揭露了束缚人性的宗教的残酷与虚伪。反映了雨果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，以及同情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思想。

编者

目录

第 1 章	司法官和圣迹剧·····	001
第 2 章	狂人教皇·····	009
第 3 章	接踵而至的麻烦·····	013
第 4 章	新婚之夜·····	019
第 5 章	弃婴与教士·····	029
第 6 章	隐修女的春天·····	038
第 7 章	一滴水换一滴泪·····	050
第 8 章	少女的秘密·····	053
第 9 章	“巫婆”刺杀军官·····	060
第 10 章	罪名成立·····	070
第 11 章	抛弃一切希望·····	076
第 12 章	原来都活着·····	080
第 13 章	陶土和水晶·····	087
第 14 章	副主教的苦苦哀求·····	095
第 15 章	格兰古瓦献计·····	097
第 16 章	小刀在闲荡·····	104
第 17 章	毫无意义的守护·····	108
第 18 章	巴黎民众暴乱·····	116
第 19 章	母女重逢·····	134
第 20 章	逝去的白衣少女·····	151
第 21 章	化为尘土的执著·····	155



第 1 章

司法宫和圣迹剧

1482年1月6日一大早，巴黎老城、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廓里，群钟便被敲得震天价响，吵醒了全市居民。但是，这一天并不是什么值得纪念的日子。如约翰·德·特洛瓦所说的，“使得全巴黎民众兴奋的”是这一天适逢两个隆重的节日，那就是主显节和狂人节。当天，人们会在河滩放焰火、在小教堂种植五月树、在司法宫演出圣迹剧。头一天晚上，差役就在街上吹喇叭，高声吆喝过了。大家都知道弗朗德勒的使臣们要来观看圣迹剧，还会去观看狂人教皇的选举。因此，人群大都涌入了通往司法宫的各条大街。

在当时，司法宫大厅被誉为“举世无双的大厅”，但这一天要挤进去却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往下一望，只见挤满人群的司法宫广场上，时刻都在涌出一股股澎湃的人流。府衙的一名弓箭手在推搡着人群，一名捕头则骑着马横冲直撞，试图维持秩序。叫声、笑声、脚步声，汇成了巨大喧嚣的声响。

如果我们厕身在15世纪这群巴黎人

巴黎圣母院(NotreDamede-Paris)又叫作“巴黎圣母大教堂”。它建造于1163年，整座教堂在1345年全部建成，历时180多年。属于哥特式风格的教堂，集宗教、文化、建筑艺术于一身。它闪烁着法国人民智慧的光芒，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。许许多多的小说、电影、音乐剧等都是以它为名的，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要数雨果的《巴黎圣母院》了。书中主要描写了教会神职人员所制造的一桩令人发指的冤案，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宗教圣地，艺术地再现了当时宫廷与宗教对人民的迫害，有力地揭露了束缚人性的宗教的残酷与虚伪。雨果的《巴黎圣母院》之于教堂本身拥有不可估量的价值，为它的声名大噪起到了巨大的影响，使它时至今日，依然屹立如故，名闻遐迩，为人们所熟知！

中间，跟他们一起被拉来扯去，挤进司法宫的大厅，就不会觉得眼前的景象索然无味了，反而会因此感觉无比新鲜。

想象一下我们随着嘈杂的人群，跨进大厅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一定是耳鸣、眼花。因为我们头顶上装饰着金色百合花图案，我们脚下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。大厅一共竖着 7 根大柱子，后 3 根大柱子旁边摆着几条橡木长凳，凳子已经被诉讼人的短裤和代理人的袍子磨光了。大厅四周，摆着一长列法兰西历代君王的塑像：双臂和眼睛低垂的是昏君；双手高举，直指天空的是明君。塑像的双目中流溢着湛蓝与金黄，光彩照人，我们今天看见时色泽已略显暗淡了。

下面说一些有趣的细节。毫无疑问，在拉瓦伊阿克刺杀亨利四世时，才会有此案件的卷宗存放在司法宫档案室里，才会有他的同谋犯处心积虑地要把卷宗毁掉，因此才会有纵火犯由于别无良策，只好放火焚烧档案室，以此来毁掉卷宗。若不是那样的话，古老的司法宫及其大厅也就屹立如故。这样的一条新真理就被证明：一切重大事件必有其不可估计的后果。

言归正传，我们还是来说一说这座司法宫的大厅吧。

这座宽阔无比的大厅呈平行四边形，一端摆着那张名闻遐迩的大理石桌子，另一端是小教堂。这座小教堂建成才 6 年，还是崭新的，雕刻奇妙，镂铣精湛，一切都很美好。这种风格正是哥特时代末期的特征，并一直延续到 16 世纪中期，体现了文艺复兴时代仙境一样的种种幻想。大厅中间的大理石桌面是用来表演圣迹剧的，外面摆着一张梯子，连结着舞台和换衣室，演员上场、下场、机关布景、剧情突变，都要从这梯子爬上爬下，这是戏剧艺术和舞台装置结合的新生儿！

演出要等到正午 12 点才会开始。对于市民来说是晚了些，可是得照顾使臣们的时间安排呀。天刚亮，就有不少人在司法宫的大台阶前等候了，冻得直打哆嗦。人群随时都在增多，大家感到浑身不自在。还有一伙捣蛋鬼，先砸破一扇玻璃窗钻进来，然后爬到柱子顶上坐着，居高临下地嘲笑大厅里的群众，揶揄外面广场上的人群。

“是你呀，约翰·弗罗洛！”其中有一个人叫道，“你叫磨坊的约翰，真是名副其实，你来多久了？”那个被称作磨坊的是个金黄色头发的小鬼，漂亮的脸蛋，淘气的神态，攀在一个拱形板上坐着。



“已经4个多小时了！”约翰回答道，“但愿将来下了地狱，这4个小时能计算在我进炼狱的净罪时间里。西西里国王的8名唱诗班童子，在圣小教堂唱7点钟大弥撒，我赶上听了第一节呢。”窗下人群中有个老太婆尖声厉气地喊道：“我向大家请教一下，一次弥撒就得花1000巴黎利弗尔！这笔款还是从巴黎菜市场海产承包税中支出么？”

“闭嘴！老婆子。”有个一本正经的大胖子站在她身旁，捂住她的鼻子，接过话头说道，“不举行弥撒怎么行，你总不希望国王再欠安吧？”

“说得好，吉尔·勒科尼君，你这个专给国王供皮货的大老板！”约翰叫道。可怜皮货商这个倒霉的名字，引得所有人都大笑起来。

“勒科尼！”有些人连声喊道。柱顶上那个淘气鬼仍不依不饶：“姓勒科尼有什么好笑的呢？尊敬的吉尔·勒科尼，是御膳总管约翰·勒科尼公的兄弟；樊尚林苑首席守林官马伊埃·勒科尼公的公子。个个都是巴黎的市民，从父到子，哪个不是成了家的呢？”

最后，一个又矮又胖的家伙出来替他解围：“罪孽呀罪孽！有些学子竟对一个市民如此不敬！想当年，要是学子敢如此不敬，就得先挨柴禾棒子打，再用柴禾棒子活活烧死。”

那帮学子一下子气炸了：“是哪只晦气的公猫在唱高调呀？”

“他是安德里·缪斯尼埃老板。”有个人说，“他是那个在大学里宣过誓的书商。”

“我们的那所杂货铺里，样样都成4：4个学区，4个学院，4个节日，4个学政，4个学董，4个书商。”还有一个人说道。

“那么，应当推翻这一切！”约翰接着说。

“全都见鬼去吧。”安德里嘟哝着。

“安德里老板，要不要看我掉下去砸在你的脑袋上啊？”约翰一直吊在柱顶上，接过话头说道。

安德里老板抬起眼睛看了一会儿，好像在估量一下柱子有多高，这个使坏的人有多重，再默算一下冲重，然后就不敢作声了。

约翰成为了这战场的主人，便乘胜追击：“我虽然是副主教的弟弟，但还是要这么干。先生们，学堂的学子们！像今天这样的日子，我们失去了应该得到的尊重！别的姑且不说，你们看看，新城有五月树和焰火，旧城有圣

迹剧，但是我们大学城呢，有什么？”

“可是我们的莫贝尔广场够大了！”一个趴在窗台上的学子叫道。

“打倒学董！打倒学董！打倒学政！”约翰大声叫着。

“今晚就用安德里老板的书在加伊亚广场放焰火吧！”另一个接着喊道。

“烧掉学录的书桌！”“烧掉监堂的棍棒！”“烧掉学政的食橱！”人们大声哄嚷着。

小约翰附和着：“打倒安德里老板！打倒监堂和学政！打倒他们！”

“世界末日到了！”安德里老板塞住耳朵咕嘈道。

“学董来了！”有人在窗台上突然喊道。

人们争先恐后地向广场望去。“真的是我们可敬的学董蒂博大人吗？”约翰问道，因为他被里面的一根柱子挡住了，看不见外面。

“对，是学董蒂博大人！”

果真是学董及所有学官列队前往迎接使团，此刻正穿过司法宫广场。挤在窗前的学子们，冷嘲热讽，鼓掌喝倒彩，向他们表示欢迎。

“您好，学董先生！这厢有礼了！”

“这个老赌棍，跑到这儿做什么？他竟然肯丢下骰子，不赌了么？”

“瞧他那张老脸，都是嗜赌如命惹的祸！”大伙儿一听，拼命鼓起掌来。

“打倒6个神学家和他们的白道袍！”“那些人就是神学家吗？我原来以为是巴黎城的圣日芮维埃芙送给鲁尼采邑的6只大白鹅呢！”吵嚷声一片。

“这一切让他们很开心吧！”一直高踞在拱顶叶板上的约翰叹道。

这会儿，书商欠身，贴着皮货商吉尔·勒科尼老板的耳朵悄悄地说：“先生，我告诉您，这是世界末日。从未见过学子们这样的越轨行为，这都是本世纪那些该死的发明把一切全毁了！”

“从天鹅绒的日益发达，我就看出来了。”皮货商答腔说。

就在这时，正午12点到了。

这群人从清晨就眼巴巴地等候3件事情的来临：晌午、弗朗德勒使团和圣迹剧。如今这3件事情中唯有晌午如期而至，真令人无法忍受。一刻钟过去了，戏台上仍然鸦雀无声。此时，愤怒随着急躁接踵而来。“圣迹剧！圣迹剧！”大家低低地这么嘀咕着，脑子渐渐发热，约翰带头煽动起来。

“圣迹剧！弗朗德勒使团见鬼去吧！”他使出浑身的劲，大声喊道。



“马上给我们演圣迹剧，否则，我们就演一出把司法宫典吏吊死的寓意剧。”约翰又说道。

就在这紧急关头，更衣室的帷幔掀开了，出来一个人，大家好像中了魔法一般，愤怒瞬间变成了好奇。

“肃静！肃静！”这人毕恭毕敬地向前走着，走到了大理石台子的边上。

“市民们，”那个人说，“我们十分荣幸地在红衣主教大人面前，献演这出精彩的寓意剧，名字为《圣母玛利亚的公正判决》。在下扮演朱庇特，等尊贵的红衣主教大人一到，我们就开演。”朱庇特这一席话，对于安定观众的情绪起到了一定作用。等到末了他说出“等尊贵的红衣主教大人一到，我们就开演”这句不合时宜的话时，他的声音被雷鸣般的喝倒彩声淹没了。

“马上开演圣迹剧！”“否则吊死演员！吊死红衣主教！”群众连连喊着。可怜的朱庇特惊慌失措，脸蛋变得煞白。观众因为等待而要吊死他，红衣主教由于他不等待也要吊死他，他反正都得死，两边都是万丈深渊。

幸亏有个人来替他解围，把责任包揽了下来。

这人一直站在栏杆里边的空地上，谁都没有看见他，因为他靠在圆柱上，柱子的直径大到可以挡住所有人的视线。他高个子，消瘦干瘪，头发金黄，额头和腮帮上都有了皱纹，但看起来还很年轻，目光炯炯，身上穿的黑衣服都磨破了。这时，他走到大理石桌跟前，叫道：“朱庇特！亲爱的朱庇特！”

此时的朱庇特什么也听不见。

最后，这个金发大个子不耐烦了，靠近他的脸大喊一声：“米歇尔·吉博纳！”

“是谁在喊我？”朱庇特如梦初醒，问道。

“是我！”黑衣人回答道，“快开始吧，马上响应群众的呼声，我去让典吏不要发火，典吏再去请红衣主教大人不要生气。”

朱庇特松了一口气，他使出浑身的劲儿叫道：“市民们，我们马上就要开演了。”朱庇特退回到帷幕后，欢呼声仍在大厅里震荡。

“长老！”一个姑娘叫了一声，招手让那个黑衣人过来。

“住口，亲爱的莉叶娜德。”她身旁的那位娇嫩的姑娘，再加上盛装艳服，越发显得好看，说道，“他不是神职人员，而是俗家的，不应称长老，

应该叫‘先生’。”

“先生。”莉叶娜德说。

无名氏靠近栅栏，用讨好的口气问道：“小姐，招呼我有何贵干？”

“哦！没什么。”莉叶娜德红着脸，忙说，“我身边的这位漂亮姑娘吉斯盖特，芳名叫让茜安娜，是她想跟您说说话。”

“没有的事。”吉斯盖特低着头说，“我告诉莉叶娜德不应叫你长老而应称为先生。”

两位女子慢慢低下眼睛。无名氏巴不得跟她们攀谈，于是笑咪咪地一直盯着她们看，说道：“小姐，你们确实没有什么要跟我说吗？”

“哦！什么也没有。”吉斯盖特回答道。“没有。”莉叶娜德说。

高个子青年退了一步，准备走开。

“先生，”吉斯盖特连忙说，语气急促，“您认识那个在剧中扮演圣母娘娘的大兵，对吧？”

“您是指那个朱庇特吧？”无名氏说。

“看她多笨！那您认识朱庇特吗？”莉叶娜德说道。

无名氏回答道：“夫人，我认识那个人。”

“看他那胡须多神气！”莉叶娜德说，“戏的名字叫什么？”

“《圣母娘娘的公正判决》，是寓意剧。”

“啊！那可是不同。”莉叶娜德接着说。

短暂沉默。无名氏先开口说：“这是一出新编的寓意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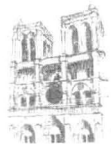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说今天的圣迹剧会好看吗？”吉斯盖特说。

无名氏用某种夸张的口气说：“小姐，本人就是剧作者。”

“真的？”两位美女齐声说了一句。

“不错！”诗人有点洋洋自得地说道，“我是负责写剧本的，在下叫皮埃尔·格兰古瓦。”

大家可能注意到了，从朱庇特回到幕后那个时候起，中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。值得关注的是：全场的观众几分钟前还吵开了锅，这时却听信了那位演员的诺言，大度地等待着。这足以证明让观众耐心等待的最好方法，就是向他们宣布马上就要开演了。这样一个永恒的真理，天天在我们剧院里被证明。



但是学子约翰并没有等下去。

他突然吼叫起来：“你们拿我们开玩笑呢，是不是？你们最好马上开始！要不我们这边可要重新开始了！”

这一招果然好使，戏台里立即传出了乐声，帷幕升起，走出了4个人，穿着五颜六色的戏装，脸上涂脂抹粉，爬上通向戏台的陡峭梯子，在观众面前站成一排，向群众深深鞠了一躬。在全场肃静中，他们开始朗诵序诗。前面一个穿的是金丝银线的锦缎，右手执着一把利剑；第二个穿的是丝绸，手里拿着两把金钥匙；第三个穿的是毛料，手里拿着一杆秤；第四个穿的是帆布，手里抄着一把锹。这些标志的含义显而易见，他们分别是：贵族、教士、商人、农夫。两个头戴披风帽、袍子稍短一点的是男性；两个头带帽兜、袍子稍长一点的是女性。

序诗的意义很简单：农夫娶了商人，教士娶了贵族。这两对幸福的夫妻都有一个俊美的儿子，他们认为只有绝代佳人才能配得上自己的儿子，于是他们四处寻觅。但结果始终不如人愿……

有个混杂在群众当中、衣服褴褛的叫花子，把手伸到旁人的口袋里，没能捞到什么油水。突然，他灵机一动，心想何不爬到某个显眼的位置，好吸引众人的视线和施舍。于是，开场序诗刚念了几句，他就利用看台的柱子，爬到了一个檐板上，坐了下来。他始终保持沉默，并没有去破坏朗诵序诗的进行。不过，倒霉的是约翰从柱顶上发现了这个乞丐装腔作势的花招，他猛然一阵狂笑，叫嚷起来：“瞧！那个讨饭的病鬼！”

序诗突然中止，观众纷纷把头转向那个乞丐。他并不觉得难堪，反倒觉得这是一个良机，正好可以捞一笔。于是眯起眼睛，装出一副可怜相，张口说道：“行行好，请行行好吧！”

“活见鬼，你不是克洛潘·特鲁伊甫嘛！”约翰接着说，“朋友，你的伤疤是在胳膊上，你的腿怎么反而不灵活了？”约翰往乞丐的方向扔了一个小钱币，乞丐接住施舍，继续悲哀地叫着：“行行好吧！”

格兰古瓦十分不快，扯着嗓门向台上的4个角色叫喊：“别停！”

就在这时，他感到有人在拉他大氅的下摆，掉头一看，是那个叫吉斯盖特的。她的玉臂穿过栏杆，用这种方式来引起他的注意，说：“先生，您可不可以给我说一说……”

“他们接下来要说什么，是吗？”格兰古瓦打断她的话说道。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吉斯盖特说，“我是想问他们一直都在说些什么？”

格兰古瓦不由一震，好像被人抠了一下新伤口。话又说回来，他那一声令下，台上的几个演员又重新说话了，观众也把心思重新放在了戏上。只是完整的一出戏突然被砍成两段，现在重新焊接起来，丢失了许多美妙的诗句，格兰古瓦不由得感到心酸。

突然，专用看台上那扇紧闭的门一下子打开了，监门猛然大声地宣布：“波旁红衣主教大人驾到！”随着监门的这句话，现场变得异常热烈。

皮埃尔·格兰古瓦对于红衣主教大人的驾到，既无怨恨，也无藐视。在那道专用门打开之前，格兰古瓦的自尊心，在民众的赞誉下膨胀了起来，他感觉到了观众的热情，完全陶醉其中了。但是主教大人一进场，群众就不约而同地喊道：“红衣主教！红衣主教！”别的什么都听不见，可怜的序诗再次突然中断了。

红衣主教入场了，脸上露出了天生大人物对待平民百姓的那种微笑，向观众表示致意，并若有所思地走向了他的座椅。跟随着他入场的还有一些使臣们，观众争先恐后地指来指去，看谁能认出其中的人来，名字都说对了，但是全都对错了人。学子们骂不绝口，今天本来是他们寻欢作乐的日子，他们的狂人节。所有的事情在这一天都是合法的、神圣的。所以，他们是不会错失良机的。

群众的叫嚷并没有影响到红衣主教大人，他心里另有烦心事，这烦心事就是弗朗德勒使团。他觉得自己是波旁的贵族，却不得不盛情款待这些无名的小市民。而且，最尴尬的是这一切都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，这叫红衣主教大人怎么受得了？当然，这都是为了讨好国王而在装模作样罢了。

当监门用洪亮的嗓门通报特使大人们驾到时，红衣主教马上摆出了高高在上的姿态，要多优雅就有多优雅。奥地利的48位特使已经到场了，他们不露声色地向监门自报姓名和头衔，然后被监门胡乱通报一气，完全牛头不对马嘴。大家听到这些稀奇古怪的名字和种种小市民的头衔，都忍不住偷偷地笑了。典吏、判官、市长，都装得一本正经，举止生硬刻板。总之，他们都拥有弗朗德勒人善良的面孔，却是一脸的肃穆神情。



第 2 章

狂人教皇

这时，门边出现了一个高大魁梧的人，监门以为他是谁的马夫，走错了门，便拦住了他：“喂，朋友！不许过！”

大汉用身体一挤，把监门挤开了。“你想干什么？”他放大嗓门喝了一声，“你没看见我跟这些特使们是一起的吗？”

“尊姓大名？”

“雅克·科珀诺尔。”

“尊驾身份？”

“卖袜子的，住在根特。”

监门退后了一步。判官、市长和红衣主教如坐针毡，全场观众都在看着。最近两天，主教大人尽力调教这些弗朗德勒的“狗熊”，好让他们能够在大庭广众面前稍微见得人一些，现在却出了这样一个糟糕的纰漏。但是，吉约姆·里姆始终带着狡黠的笑容，走到监门跟前，悄悄地给他提示道：“您就通报雅克·科珀诺尔君，著名的根特市判官的书记。”

“监门，”红衣主教接着话茬高声叫道，“赶快通报雅克·科珀诺尔君，著名的根特城判官的书记。”

这下子可出了差错。要是吉约姆·里姆自己一个人倒可以把这件事遮掩下去，但是科珀诺尔已经听到红衣主教的话了。

他声如雷鸣地吼叫着：“不对！我，雅克·科珀诺尔，货真价实卖袜子的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！大公先生不止一次到我店里来买他那高贵的手套呢。”全场爆发出一阵笑声和掌声。在巴黎，一句俏皮话总是会受到追捧的。科珀诺尔高傲地向主教大人鞠躬，主教大人忙向这个万能的市民还礼。

台子旁边站着一个失落的黑衣人，仔细一看，竟是皮埃尔·格兰古瓦。

他和他的序诗，都被大家丢到脑后了，而这正是他所担心的。红衣主教一进场，格兰古瓦就千方百计地挽救序诗演出：他先是吩咐已经停下来的演员们继续演并提高声音，但是没有一个观众在听，索性叫他们停演了；他一直不停地鼓动周围的人要求序诗演下去，但是这一切都只是徒劳；最后，他亲自上阵，把自己同群众混起来，高喊：“把这出剧再从头演起！”

“不行！不行！”所有学子都叫了起来，“不要看圣迹剧！不要看！”

格兰古瓦使出浑身解数，喊得更响了：“从头演！从头演！”

典吏走到看台边，挥手示意大家安静，高声喊道：

“市民们，现在有两种人：一部分要求从头演，一部分要求不演，为了满足两部分人的要求，主教大人命令从刚才停顿的地方继续演下去。”

格兰古瓦希望观众能好好听一下他剧作的剩下部分，但是这希望很快就破灭了。在弗朗德勒特使们驾到之后，又来了一些他们的侍从。就这样在剧作的对白中间，断断续续穿插着监门通报的声音，严重地干扰了演出。监门终于停止了，演员们正准备演下去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个袜商霍地站了起来，格兰古瓦听到了他罪恶昭彰的演说：“巴黎的市民们，我不知道我们坐在这里干什么。我看见那边台子上有几个人看起来像是要打架，这就是你们说的圣迹剧？如果是的话那可真没劲！原来答应我的是什么选举狂人教皇的，我们在根特也选过狂人教皇。在这里可以说说我们的做法：大家乱哄哄地聚集在一起，然后大家轮流把脑袋从一个大窟窿里钻过来做鬼脸。哪一个鬼脸最丑，就可以当选为狂人教皇了。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我们也可以用弗朗德勒的方式大笑一场啊。”

一切都按照科珀诺尔的主意准备好了：选定了对面的小教堂作为表演舞台；把格子窗的一块玻璃砸碎，露出一个石框的圆洞。为了保持新鲜感和神秘感，比赛还规定每个竞赛者都要先把头蒙起来，正式露面时才能摘下来。没一会儿，小教堂里就挤满了参赛的人，科珀诺尔指挥着一切。在喧闹声中，红衣主教推说自己还有事便带着他的全部人马提前退场了。

怪相竞赛正式开始了。第一张露出窗洞的脸孔眼皮翻起，张着血盆大口，额头皱得像靴子，大家看了之后，爆发出一阵难以抑制的狂笑。接踵而至的是第二个、第三个……一个接着一个，笑声、跺脚声，一阵高过一阵。

“绝了！绝了！”市民们一齐叫着。



此时从圆洞里伸出来的那个怪相，让其他参赛者看得都自愧不如，大家一致认为他会一举夺魁的。我忍不住想向大家描述一下这个怪相：四面体的鼻子、马蹄形的嘴巴。他的左眼很小，而且还被茅草似的眉毛堵住了；右眼被一个大瘤完全遮住了。上下两排牙齿残缺不全，就像城堡垛子似的。他的嘴唇上面沾满了浆渣，还露着一颗象牙般的大门牙，他的脸上充满了所有应该有的表情。

全场一齐欢呼，高举着狂人教皇，把他抬了出来。这时，大家一看，都惊讶得无以复加，原来这副怪相竟然是他的真面目！简单地说，他本人就是这世上所有丑相的合体。他简直是一个被打碎后又被胡乱焊接起来的巨人。独眼巨人出现在小教堂的门槛上，穿着他那件一半红一半紫的大氅，民众一下子就认出他了，大声叫起来：“是卡齐莫多，圣母院那个顶呱呱的敲钟人！独眼龙卡齐莫多！瘸子卡齐莫多！”由此可见这家伙的绰号多如牛毛，随便挑就是，卡齐莫多霎时成了众人谈论的中心。他一直站在那儿，神情阴沉而庄重，任凭人家欣赏。

“你真是世界上最美的鬼，你不止是在巴黎，就是在罗马也完全配得上当教皇了。”

卡齐莫多没有回答。

“莫非你是聋子？”袜商说。

他的确是个聋子。

袜商发出了弗朗德勒人特有的粗犷笑声，并大声说道：“他真是个绝妙的教皇。”

“嘿！我认识他。”约翰叫了起来，“他是我哥哥的敲钟人……你好，卡齐莫多！”

“他的舌头哪儿去了呢？”罗班·普斯潘问道。

“他愿意的时候还是说话的。”老姬说道，“他是敲钟时被震聋的，但他并不是哑巴。”

“他缺的就是这个啦。”约翰评论道。

“而且，还比瞎子多了一只眼睛。”罗班·普斯潘加了一句。

“不对，独眼比瞎子更不完美，欠缺了什么，他自己心中清楚。”约翰颇有见识地说道。

大家列队前往法院的书记室，翻箱倒柜地弄来了狂人教皇的纸板三重冠和道袍。卡齐莫多任凭大家为他打扮，一副既顺从又高傲的样子。然后，他坐在一副五颜六色的担架上，狂人帮会的 12 名头目马上把他扛了起来。他放眼一看，脚下尽是人头，个个眉清目秀的，在他那忧郁的脸上出现了一种苦楚的表情。接着这支衣衫褴褛、吼声不绝的游行队伍就开始行进了。依照惯例，先在司法宫各个长廊里转一圈，然后再到大街小巷里去乱窜。